



柳亚子笔下的苏曼殊身世

◎尚司徒

我平日有剪存报纸的习惯，近偶翻剪报簿，见汪梦川2020年12月在《南方周末》刊有一文《苏曼殊身世之谜》，从1944年版雷鸣《汪精卫先生传》谈起，称汪以为苏的双亲都是日本人，此说并有曼殊旧友刘成禹撰《世载堂杂忆·苏曼殊之哀史》为佐证，亦称苏为日产。但汪梦川不敢遽断。继而又引1927年北新书局版柳亚子、柳无忌父子编著的《苏曼殊年谱及其他》以及《苏玄瑛新传》，定曼殊为：“苏玄瑛，字子穀，小字三郎，始名宗之助，其先日本人也。王父忠郎，父宗郎，不详其姓。母河合氏。”有趣的是，汪梦川在该文篇末却又笔锋一转，称“《苏玄瑛新传》行世不过几年，柳亚子忽然自翻旧案，又谓得人指点与苏氏后人通信，知曼殊确为中日混血云云（《苏曼殊略传》，见《文艺茶话》1932年第1卷第4期）”。其结论甚为悲观：

那么到底孰是孰非？毕竟家人所言可能为真，也有可能饰非；周围人言可能属实，也可能为蜚语。于是种种疑窦未减反增，此案又入葫芦提，任人猜测了。

其实汪梦川的感叹，早在1933年4月24日至4月30日《中央日报》所刊日本学者米泽秀夫的文章《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》（分六次刊载）就已发出过。此文当年9月收入开华书局普及版《苏曼殊全集·九·附录》，译者徐蔚南。

这里且截取米泽文中如下二段，其中透出他对于柳的记述颇有疑虑：但到最近，柳亚子再推翻自说而发表曼殊混血儿说。即1932年10月30日发行的杂志《文艺茶话》上，题为《苏曼殊略传》的，他说曼殊之母是日本人，父是华人，但其母并非前所说之日人，乃是另一人。从前之说，曼殊之父叫宗郎（姓不详）的一个日本人，母是叫河合的一个女子，生于东京，父死后，母再嫁于叫苏杰生这个中国人，曼殊是其养子，带来中国。此次说曼殊是苏杰生亲生子，是其父到横滨时候，与一日本下女所生，而叫当时之妾河合仙养育的。曼殊自身不知其事，以为仙是他生母。柳亚子这个最新说，是柳氏从曼殊从弟苏维麟听来的。苏维麟是从苏杰生的第二妾处听来的。

曼殊是下女之子一点，亦有余疑。苏杰生与河合仙所生之苏煦亭（本名烜）当为曼殊之兄，还活着，在神户经商，其人是主张他和曼殊是亲弟兄，曼殊并非下女所生。但照柳亚子所说，苏煦亭为藏饰其父之不名誉，故说谎的吧。

他坚持此说不可确定，更期望柳的第四篇《苏曼殊传》。

但柳亚子差不多在1929年“和曼殊从弟苏维麟通信时”，新结论已基本确定。1940年他还写有更细致的版本，见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，刊香港《大风》63、64期。



《蓝胡子》

插图选(4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蓝胡子说：“你也应该进那个房间，和她们死在一起。”



大光明戏院

◎萧规

1947年12月14日，由张爱玲编剧、桑弧导演的电影《太太万岁》在沪首映。当时，沪上各大影院还印制了类似于影讯的说明书，以扩大宣传并招徕看客，别处影院争相效仿。陈子善见过四五种，并收藏了一种，为大光明戏院印制，32开对折四面，“第一面上印着……院址：至平路九号。电话：壹伍肆贰”，并且“第一面和第四面下端又印有一行小字‘福平路开文印务局印’”，经过查找，陈子善发现广州市既有至平路又有福平路，所以认为“这份电影说明书是广州至平路九号的大光明戏院印制的，时在1948年8月19日”。

但至平路与福平路兼而有之，不必只是广州，汕头也是有的，而且在汕头的至平路九号确实有一家大光明戏院。据谢雪影《汕头指南》，1933年，至平路头“中皇开幕，放映《人道》《银星幸运》等片，因其选片较优，设备较好，故为观众所欢迎”，其后改名中煌。1939年，“汕头沦陷后，日人即夺占至平路中煌戏院，作为宣传机关，及太平洋战事爆发后，遂由所谓日本共荣会接收，继续放映影片。及胜利后，各院始由原负责人接收，继续营业，中煌改为大光明”。《汕头指南》还有大光明戏院的广告插图两页，前一页为正门，后一页为座位、银幕，而第一页的配文为“汕头第一电影戏剧殿堂，声光俱佳，座位舒适，设备堂皇，全市之冠”，当页下方附载“院址：至平路九号。电报挂号：一五四二号”，与陈子善所藏说明书的内容一致。

此外，1948年8月19日，《汕报》刊载了大光明戏院放映“绝顶风趣、万般细腻巨片”《太太万岁》的广告词，说是“本期为酬谢太太小姐，凡联同先生免，每场最早光临之首五对，每对本院惠费招待一位”。次日，又打广告，“大光明：《太太万岁》（值得看），文华公司社会讽刺片。内容描写极细腻，对白也佳，收音摄影不次《假凤虚凰》”。



**敦煌画稿：
中国古代的绘画与粉本**

[美]胡素馨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书中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纸本画稿为中心，全面分析了敦煌画稿及其相关供养人的经济社会网络，是首先系统讨论敦煌画稿与工坊中的绘画实践、供养人关系及洞窟营建之间关系的著作。

**我们去往何方：
身体、身份和个人价值**

[日]上野千鹤子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本书阐述了上野千鹤子的理论基石和锚点，系统性回顾了女性主义的历史，以四次女性运动为动线，深刻阐释了女性主义的启蒙、现状和未来。每个国家的女权发展，都走出了拥有自身特色的探索之路。

消费主义如何操控我们

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 著
文汇出版社

消费主义就是创造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，然后让你渴望得到它。消费者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无论多么小心地隐藏，就是使消费者融入商品的海洋。消费社会只要设法使其成员的不满足持久存在，它就会蓬勃发展。

程允亨的十九世纪

刘永华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尝试进行“个体层次的整体史”的写作，即聚焦一个普通乡民，全面展示其生活世界的主要面向。深入挖掘、解读徽州文献资料，对19世纪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，力图再现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不同面向。

谷林《上水船集》原意

◎文从周

新近出版的《谷林集》一套七册，限量三百套，日本进口麻布面精装，洒金硫酸纸护封，堪称珍本。只是将谷林的第一本书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更名为《青灯有味》，令人费解。

谷林原拟书名为《上水船集》，出版社怕影响销路建议修改。初版题记里对两个书名的含义均有解释。新版如果一定要改，也应该改回《上水船集》才是。可惜谷林去世不久，后人常代为辑录出版两册集外文，已经

取名《上水船甲集》和《上水船乙集》，于是这次无法恢复原貌了。

谷林所谓“上水船”，典故出自《唐摭言》：梁太祖向姚洎问及斐廷裕，太祖曰：“颇知其人构思甚捷。”洎曰：“向在翰林，号为下水船。”太祖应声谓洎曰：“卿便是上水船也。”洎微笑，深有惭色。因此，后人常将文思敏捷比作下水船，将文思迟钝比作上水船。

黄庭坚《花气薰人帖》也写到



“上水船”，不过并非嘲笑他人，而是自谦。该诗前原有一段识语，称驸马王诜数次送诗索和，又频频送花来促诗，方才作此以答：“花气薰人欲破禅，心情其实过中年。春来诗思何所似，八节滩头上水船。”

谷林原书题记里的意思与之相似：“我文思迟钝……此所谓‘上水船’也。”后来，与人通信中也写道：“小书‘情趣’曾拟题作‘上水船集’，盖喻作者之拙钝而已。”